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女兒哭喪着臉訴說，同房的大學同學考試有一主科不合格。學生考試不合格聽來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努力重讀就是。問題是她們在加拿大讀書，加拿大許多大學都好嚴格，厲行金字塔式的教育，不少學子中途被迫退學。她的同學便因為一科不合格被「踢」出校，需一年後再申請入讀，但不一定可以重讀原系。年輕人在學業上受到挫折，對同人生的磨練，我也覺得不是世界末日，但這位同學來說原來又是另一回事，可能改寫了她的一生。

她是個印度女孩，家庭雖移民到加拿大，但仍嚴守傳統規條。在這年紀，父母已為她在同階層中物色他們合意的男孩，以便她大學畢業便出嫁。她雖曾悄悄地與別的男孩談戀愛，但看到長姊因未婚懷孕嫁了一位外國人而被家族趕出家門，她也只得接受父母之命的婚姻，寄情學業，還與幾位同學租住了新居，為新學年作準備。如今被退學令父母震怒，聲言因為她是女的，不會再浪費金錢讓她修讀文憑課程，她可能就此被迫嫁人。

永遠最親愛的兒女

聽到這印度女孩的遭遇，我久久未能釋懷，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或家庭，就有不同的命運。我也即時意識到，女兒在外地讀書，所受到的壓力有多麼大！一如特盲夫人所言，「她永遠是我最愛的女兒，永遠支持她」，身同感受，真希望印度女孩的父母也有這份心態。

我曾留學，明白到年輕人在海外面對的學業、生活、感情、友儕、孤單等等壓力，有時大得無法承受，可能做出衝動的傻事，無論如何父母和家人的愛是最大的動力，做父母的只能默默忍受孩子在錯誤中茁壯成長。

雖然我們不一定認同別的父母的做法，一如印度女孩的父母；又或縱容子女「佔中」破壞社會秩序的父母，但肆意侮辱別人的親情，就太愚昧涼薄了。

琴台聚

潘國森

上回講到傻仔強問我「潘老」成語「眉來眼去」。

話說有位女士在開會時被同僚批評跟男主席「眉來眼去」，認為被言語冒犯，旁人以語出辛棄疾「滿江紅」詞辯解。實情該詞上片是：「落日蒼茫，風才定，片帆無力。還記得眉來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遠，佳人已卜歸消息。便歸來、只是賦行雲，襄王客。」

潘續道：「這個『薦枕席』就是神女建議要陪楚襄王一起『睡覺』，結果楚襄王『幸之』。幸福的幸，單字在此解作帝王級的人物與女人發生性行為。」

強：「嘩！這麼厲害！但是單單『眉來眼去』就可以引伸到床上去嗎？」

潘：「常用熟語有所謂：『神女有心，襄王無夢』和『襄王有心，神女無夢』。用來形容男追求女不成功，或反過來女追求男不成功。因為涉及神女、巫山、雲雨等等，算是『成人級』。」

強：「那麼有『兒童級』嗎？」

潘：「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都可以用作一方有意追求，而另一方不答應。如果再要細分，『落花有意』是比較含蓄矜持，是白天上演的兒童劇；『神女有心』就算晚上的成人節目了。不過，今天一般應用較少分得這麼細。奉勸傻仔強一句，用『落花有意』無妨，若用『神女有心』而你言者無心，人家聽者有意，就要翻臉了。」

強：「說了老半天，『眉來眼去』算不算冒犯？」

潘：「我『老人家』的裁決，是惡意冒犯。因為到了當代，『眉來眼去』必然是罵人的。」

法國電影《一吻巴黎》裡，男主角馬克斯遭人毆打，女主角娜坦莉撫摸着他的傷口問：「痛嗎？」他答：「你不放手，就不痛。」短短兩句話，溫馨纏綿。

《一》改編自法國小說《精巧細緻》(Le Delicieux)；作者兼導演大衛·馮金諾斯(David Fournier)將出席本周開幕的香港書展。該書二零零九年出版，奪得十個文學獎，翻譯成二十一種語言。單在法國，銷量逾七十五萬冊。

作者筆下，戀愛不需要驚天動地，更沒有高富帥和白富美。娜坦莉被上司追求，帶她去高富餐廳晚飯，喝陳年香檳，她卻不領情。

瑞典佬馬克斯笨拙貌醜，是娜坦莉下屬，職位卑微，每日戰戰兢兢上班。他帶她去掛滿大紅燈籠、裝飾老套的廉價唐餐館。兩人吃中國鮮蝦麵，賣相差，味道更差。但娜坦莉的笑容如花燦爛。飯後沒有甜品，他們的心甜似蜜糖。

馬克斯送給娜坦莉的禮物，並非金銀珠寶或名牌手袋。他聽過她憶述童年往事：最喜歡吃父親買的小熊糖。於是，他送她一支小熊糖。她感動萬分，跑回家擁抱父親痛哭。娜坦莉的哭，是找到知我心者。

馮金諾斯的愛情故事細水長流，輕柔如絲。在庸俗愛情追逐物質享受的今天，他像一杯夏日檸檬水。

《一吻巴黎》女主角奧黛麗·塔圖，韻味依然。作者形容她(娜坦莉)「魔力如大野洋子，足可摧毀『披頭四』」。(搖滾樂隊成員約翰·連儂認識洋子後，樂隊分裂。)老實說，洋子相貌平庸，娜坦莉已屬中年婦，她們的魔力並非來自「白富美」。

馮金諾斯大學研修爵士樂，怪不得娜坦莉的家居牆壁，掛着連儂和洋子合照。

今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香港書展來了馮金諾斯這位重量級作者，讀者不妨和他談個天南地北；寫作、拍電影和爵士樂。

一吻巴黎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法國電影《一吻巴黎》裡，男主角馬克斯遭人毆打，女主角娜坦莉撫摸着他的傷口問：「痛嗎？」他答：「你不放手，就不痛。」短短兩句話，溫馨纏綿。

掠過法蘭克福

雖然沒到過，但法蘭克福書展久聞其名，成為我夢想中的城市。終於到了法蘭克福，但只是路過，並無緣深入了解；只知道這個萊茵河畔的城市，有德國甚至是歐洲最大的機場。至於萊茵河，我倒是見過河水如何汨汨流，但不是在這裡，而是四年前，在德國古老小城特里爾 (Trier)，萊茵河流過的地方。我只是在這裡轉機，有緣在機場內裡亂轉而已。

起飛時間是深夜十一點十分，忙忙碌碌一天，已是強弩之末，偌大機艙裡正待休息，旁邊一對中年夫婦還在折騰，那女人叫他老公從頭頂上的行李艙取出小皮箱，接過來，橫放在他們座位上，我以為有甚麼重要東西，其實並沒有，只拿出口紅，肆意對着小小鏡子左顧右盼自照。一會，又叫他老公把小皮箱拾回去。坐定了，我正閉目養神，忽聽得一聲尖叫，阿叔！你的腳越線了！我嚇了一跳，睜開眼睛，原來她正對旁邊一個中年旅客喝道。那男人也並不反唇相譏，只是喃喃道，都不知是哪一個越界？我看他一臉無辜，突然明白，不跟潑婦鬥的道理；萬一理屈詞窮，她一聲大叫，非禮呀！那可正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出門在外，凡事忍讓就好，退一步海闊天空。

十二個小時後，拖着一身疲憊，途經法蘭克福海關，又再次感受到不苟言笑的冷面孔，不論男女老少。過關時一直向前，忽然被一個身穿海關

人員制服的肥胖女人截住，我有點迷惑，她毫無笑容，把我領回入口處，指着有英文告示的牌子，做了要穿過那道門的樣子：原來是要X光檢查。語言不通，而且權力明顯在她手上，海關人員喔，她有權不給旅客通過。我只好乖乖地依照她的要求做，她揮揮手，讓我過去了。不但是她，幾乎所有的海關人員都全程保持「酷」的面容。這就是法蘭克福給我的最初印象。幸好轉機布達佩斯時，漢莎航空的空中小姐笑容可掬，我暗想，到底是服務行業人員，具職業道德。其中一個華籍小姐，由頭到尾，一直笑臉迎人。這跟冷面孔形成的反差效果，一直留在我心底不去。

德國人以嚴謹著名，一般人約會，不論公事還是私事，都絕對守時。只是他們不苟言笑，給人以冷冰冰的錯覺而已。儘管知道如此，但還是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這大概也是看得多了聽得多了的感覺，我自己根本沒怎麼真正接觸過德國民眾。多年前有個朋友短住柏林，盛意拳拳邀我去小住，但那時我走不開，而且山長水遠語言不通，也就放棄了。現在回想起來，猶記得他筆下描述的古老教堂和石板小巷，甚至皮鞋敲在路上的咯咯聲，令人神往。即使如此，我也無所謂後悔，人生旅程就是如此，有所取也有所捨，你不能甚麼都想要，問題在於你的取舍是否得當，回頭頭來看，是否值得？我如此安撫自己。

那天，我們早早趕到柏林機場，因為回程還是

要從法蘭克福出發。時間太早，機場登機處還沒有人辦公，辦事人員座位上全都空空如也。法蘭克福機場雖是歐洲最大，但比起香港，起落航班甚少，只能說是小貓兩三隻。出發和到達處，根本沒有座位，哪像香港，有專門讓人坐等的地方？我們只好在窗口位置擠着，無聊時，乾脆就望着不知從哪裡來的遊客，拖着行李出關，但人不多，稀稀拉拉，不像香港機場，人流如潮水似的，一浪接一浪，好像永無休止。有一陣子，真想找一間咖啡座歇一歇，可是甚至連在機場，咖啡座也不易找到，想到滿通麻煩，也就算了。

早就警告了，轉機時間緊湊，下機後得趕緊往開口跑，但我以為只是例牌提醒而已，根本不以為意。可是偏偏和我們作對，過關容易，飛機起飛時間延誤，本來已經緊迫的時間更加捉襟見肘，航機停下，以為可以下去了，不料還不行，停了又向前滑行，好幾次。終於下機了，沒想到不是航機下機，而是一架機場巴士在等待，我們擠上車，但車又遲遲不開，等齊人了，才左拐右彎來到大樓前，一聲令下，所有人，男男女女以百米速度，全體亡命爭先恐後地奔向飛往香港的漢莎航機開口。我本以為幾步就到，不料提着手提袋左穿右插，上樓梯，左轉，穿過商舖，根本無暇他顧，也不知道到底賣些甚麼，只顧低頭直奔向前，個個跑到氣喘吁吁，滿頭大汗。腳有些疼，過了一段又一段，那開口偏偏又是最遠

的那個！大約跑了一公里多路，才見到人龍排得長長，還是一動不動，原來還沒有開關放行。喘息稍定，見到附近有洗手間，這才記起，應該去洗手了！

如此狼狽，哪裡還會有心情欣賞周遭景色？心裡只急着與時間賽跑。這時安下心來，想要回頭，已經沒有時間了。坐到機艙座位上，經過兩個安坐在最前排位置上的朋友，他們調笑道，呵呵！你跑得不慢呀！我差點要回一句，不快？差點就量過去了呀！

是的，到了如此緊急關頭，只有亡命而已。否則，只有讓自己掉隊，任航機逕自飛走，讓自己再一次充當機場流浪漢麼？我想起那次在吉隆坡機場的遭遇，至今都感到怕怕。我兀自癱在座位上，慶幸趕到。這時，夜色已經傾斜，德語廣播開始，我聽得昏昏欲睡，忽然航機開始滑行，加速，身子一悠，就以斜向衝向雲霄，平穩地航向東方。晚安，法蘭克福！



■停泊在法蘭克福機場的漢莎航機。

作者提供圖片

風情泡椒

椒，即為簡約一餐，是佐就白粥的利器。

如果是做菜，這種口感溫和的泡椒，則被用於調出食材的鮮味，豐富菜的層次。例如做酸辣湯或酸辣魚片，辣味不能突破食客的心理警戒線，就會採用這種泡椒，猶如一面亮麗的旗幟，不僅令菜色更為誘人，也能使口感更為通達靈動。

口味重的人，常調笑這種泡椒是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娟娟女郎，因而推崇另一種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的關西大漢——選用野山椒或指頭大小的七彩椒，以鹽水或醬油混入了花椒、八角、料酒泡製。經過一段時間的浸泡，七彩椒原來近乎暴殄的辣性，被弱化了許多，但艷麗張揚的色彩，看起來依然深具挑釁意味，像是向每一個食客發出的含蓄警告。這種泡椒是桀驁不馴的叛逆者，能夠摧毀一切想要歸化臣服它的企圖，不論食材是具有腥膻的氣息，還是油膩滯重，一經泡椒濡染，都如轉了性一般，成為它的忠實附庸。毫不誇張地說，凡是泡椒主導味道的菜，食客吃到最後，或許會不記得主食材是什麼，但每一個味蕾都會留下由泡椒釋放出來的酸辣味道。

街邊夜市的大排檔，泡椒與魚肚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組合。因為魚肚的腥氣較重，不易拾掇，須經泡椒的強力彈壓，徹底屏蔽腥氣，同時釋出魚肚的鮮腴滑嫩，才會味勝一籌。還有泡椒炒魷魚卷，也有酸辣突出的泡椒作用。魷魚的炒處在於口感軟脆爽滑，有了酸辣突出的泡椒加以扶持及提升，更是能直抵一種幽深的境界。尤其是想要吃辣開胃醒神的時候，這樣一道酸辣脆爽的好菜，會帶來無盡的快樂感受。很多人吃的時候會飯量倍增，即使被辣得面頰通紅、大汗淋漓，也不願意停下手中的筷子，並且會找出一句話為自己辯解：辣並快樂着！

重看越劇《梁祝》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浙江青年越劇演員來港演出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為了重溫五十年前看該劇的美好回憶，趕緊買票觀賞。原來越劇在香港仍有許多愛好者，月前買票，只能買到中座偏邊，對我這個「獨具慧眼」（一目失明）的人來說，看來頗為吃力。

五十年前，上海越劇團來港，在北角皇都劇院（今皇都商場）演出，一時萬人空巷，好評如潮。當時香港有相當多的江浙人士，聚居北角，因而捧場客極多。老伴雖不是江浙人，但因年輕時長居上海，能說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她當然聽得懂越劇，我受她推動，加上越劇唱腔優美，也就從此喜愛上了。往日內地有越劇團來港，女兒都想方法購票讓兩老欣賞。

五十年前的越劇，「男」女主角都是響噹噹的殿堂級的人物。如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范瑞

五味人生

陶琦

盛夏之際，人每天在酷熱與冷氣之間切換，歷經冰火兩重天的洗禮，食慾有時會變得很疲沓，坐到餐桌前，就想找點開胃的菜來吃。遇到這種情況，泡椒就成為了我的餐桌自救運動的一道必殺菜餚，泡椒木耳、泡椒雞雜、泡椒魚肚……都是借泡椒的獨特酸辣刺激，激活沉滯的味蕾，瓦解舌頭最後的矜持操守。

泡椒是西南菜系裡最常見的配料「俏頭」，人們除了用來配飾菜的色彩，增強味覺體驗，還通過泡椒的霸道口感，掩蓋一些食材本身固有的不佳氣味，改善食材的質地，使之呈現出與普通菜餚不一樣的生命力。雖然從菜市的醃菜攤，一年四季都能買到泡椒，但很多人還是根據自己對辣味的耐受程度，自行醃漬。口味較輕的，就選擇肉質厚實、辣味稍遜的菜椒，放到酸菜壇裡，用酸水浸泡數日即成。人們遇到一時懶散，或見外面的日頭猛烈，不願出門買菜，就煮一鍋白粥，從酸菜壇裡挖幾個泡

天台很擠

一次世界盃，「豪門盛宴」已然變成「豪賭盛宴」，一夜之間，身邊的人彷彿人人都押了一寶，朋友圈不停刷出「買了XX」的信息，讓小理總是晃神在想到底還利誰和足球是「純純的愛」。

口說無憑，數字更給力——根據國家體育中心公布的銷量資料顯示，自六月十二日本屆世界盃首賽日開始，競彩遊戲單日銷量超過一點五億元，此後該項數據不斷衝上新高。至七月五日時，本屆世界盃的足彩銷售累計已達到九十五點三六億元，在剩下的幾場比賽中總銷量突破一百億元基本已成定局。其中，七月五日當日競彩總銷量高達六點四四億元，再次創下單日銷量紀錄。

一百億，這是上屆世界盃足彩銷售額的四倍，而造成這種井噴的終極原因是移動互聯網在這四年間的飛速發展。在今天，買球早已不用親臨投注站，甚至也不用打電話或坐下來打開電腦，今天買球，只需手指輕輕劃下手機，就可通過微信、微博、支付寶等各種APP軟件和平台在每一個零碎時空中瞬間完成。所以，有人說，這屆世界盃成就了移動博彩業，更有人把今年定為移動互聯網的世界盃元年。

然而，硬幣總有兩面，世界盃成就了移動博彩業，也同時成就了地下博彩業以及詐騙博彩業。和正規足彩銷售同時井噴的，還有流出海外的巨額地下賭資。和各種釣魚網站和詐騙程式——來自金山毒霸的監測數據顯示，今年世界盃開賽以來，博彩釣魚網站大規模爆發，每天的訪問量超過八百萬次，訪問人數超過四十五萬，受騙資金超過五百萬；而北京大學的調查則顯示，中國內地每年由於賭球而流到境外的賭資相當於全國彩票一年發行總額的十五倍，超過六千億元。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地上的還是地下的，移動的還是固定的，真的還是假的，買的總沒有賣的精，贏家肯定永遠是莊家。小賭怡情自然無所謂，但若真押房子押地押老婆了，那還是趕緊清醒的好。寫這篇文章時，剛逢巴西國恥日，一比七敗北，天台下面的肉墊又多一層。莊家精明，騙子狡詐，冷門層爆，世道如此艱辛，天台很擠，且賭且珍惜。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在網上看到一句很精彩的話：「球盲的世界，段子手們在本屆世界盃期間揪住各種素材，火速創作大量令人拍案叫絕的段子，讓不管看不看得懂技戰術的真偽球迷們都能開懷大笑，感受世界盃帶給人們的歡愉。」天台很擠」，是眾多段子中能隨著賽程持續生長的段子之一，這個詞也因此變成了最新流行語。

天台很擠，想跳樓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從天台到通往天台的路上都擠滿了從小組賽以來被頻頻爆發的冷門坑得傾家蕩產的賭民。有段子云：下重注買意大利，輸了，上天台往下跳，沒摔死，原來底下躺滿了買英格蘭的朋友，他們也沒死，因為底下密密麻麻都是買西班牙的人。

段子背後，一層意思是本屆世界盃冷門太多，另一層意思則是本屆世界盃賭球的人太多了。是了，今次世界盃，「豪門盛宴」已然變成「豪賭盛宴」，一夜之間，身邊的人彷彿人人都押了一寶，朋友圈不停刷出「買了XX」的信息，讓小理總是晃神在想到底還利誰和足球是「純純的愛」。